

南盘江情缘

赵霖飞

南盘江的晨雾是软的，像江湾村阿婆织了半辈子的蓝布帕子，轻轻裹着江面。鸡叫头遍时，江水已先醒了，“哗哗”地拍着岸边的鹅卵石，声音漫过稀疏的竹篱笆，溜进村民的梦里——江湾村是江两岸最散的村落，十几户人家沿江水蜿蜒的曲线铺开，木楼的青瓦沾着晨露，烟囱里还没飘出烟，只有李阿公的摆渡船，早就泊在老槐树下，船板被江水浸得发黑，却亮得能照见崖壁上垂落的藤蔓。

我跟着李阿公跳上船时，竹篙往水里一点，船身轻轻晃了晃，鼻尖划过水面的瞬间，溅起的水花沾在裤脚，凉丝丝的。“这江啊，比我爹的岁数还大。”阿公坐在船尾，手里的高帽悠悠地撑着，目光落在江面，“我小时候跟着爹摆渡，江里的鱼多，一网下去能捞半船，白鹭成群地跟在船后，啄我们漏下去的鱼。”说活间，一群白鹭从江面掠过，白生生的翅膀展开，像几片云贴在水上，它们低低地盘旋，脚尖一扎进江水，便叼起条银闪闪的麦穗鱼，脖子一扬，鱼就咽进了肚，翅膀扫过水面，留下细碎的波纹，跟着船尾的涟漪慢慢散开。

江两岸的树是随江长的，柳树把枝条垂到水面，枫杨的果子像串起来的小灯笼，挂在枝头晃。偶尔能看见红嘴相思鸟藏在树叶里，“啾啾”的叫声甜得像江里的蜜，它们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红嘴啄着花蕊，翅膀扫落的花瓣飘进江里，被水流带着走，成了最轻的航标。阿公说，以前江里的鸟没这么多，前些年有人电鱼、炸鱼，连带着鸟也少了，后来村里立了规矩，不准破坏河流生态，还请了护江员，每天划着船巡逻，鱼多了，鸟才又飞回来。说活间，他指向远处的滩涂：“你看，那是灰鹤，冬天从北方飞来的，要在这儿待到来年春天。”

顺着阿公指的方向望过去，滩涂上果然站着几群灰鹤，长腿陷在软泥里，慢悠悠地啄着水草里的螺。夕阳要是再斜些，会把它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和江面的波光叠在一起，像幅会动的水墨画。滩涂边的芦苇丛里，还藏着斑鸠和戴胜鸟，斑

鸠“咕咕”地叫，戴胜鸟的羽冠时不时竖起来，像顶着朵小花儿，它们不怯人，见船划近了，也只是往芦苇深处挪挪，依旧低头觅食。

往江上游走，江面渐渐窄了，两岸的藤蔓垂到江面，像绿色的帘子，风一吹，帘子轻轻晃，能看见帘子后面的动静——几只金丝猴正挂在藤蔓上，金红色的毛在阳光下亮得晃眼。它们胆子小，见了船就“吱吱”叫着往树冠上窜，爪子抓住松枝，身子一悠，就从这棵树荡到那棵树，摘了颗野果就往嘴里塞，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小猴子还会用前爪抹抹，模样憨得很。

“这些猴子精着呢，知道我们不害它们。”阿公笑着说，“去年冬天雪大，峡谷里的野果少，村里的人就把玉米糍藏在崖下的平地上，它们瞅着没人了，就下来抢着吃。”正说着，峡谷深处传来一阵“簌簌”声，阿公压低声音：“是野猪。”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几只灰黑色的野猪从草丛里钻出来，身上沾着草籽，领头的那只野猪鼻子在地上拱着，找土里的根茎，小野猪跟在后面，时不时用鼻子蹭蹭老野猪的腿。它们走到江边，低头喝了口水，又蹭了蹭岸边的石头，像是在蹭掉身上的寄生虫，见我们的船没动，也不慌，慢悠悠地往峡谷深处走了。

江湾村的日子，是跟着南盘江的四季转的。春天，雪水从山里流下来，江水涨了，漫过滩涂，把山里的养分带到岸边的田里。村里的人就趁着春汛插秧，阿婆们会挎着竹篮到江边洗衣，棒槌捶在衣服上，“砰砰”的声儿混着田里的蛙鸣，成了春天最热闹的调子。这时的江面最绿，像块浸了水的翡翠，岸边的野花也开了，黄的蒲公英、紫的地丁，沾着水珠，风一吹，花香飘得满江都是。

夏天的南盘江最阔，水面泛着粼粼的光，太阳把江水晒得暖融融的。孩子们脱了鞋在江边摸鱼，裤脚卷得老高，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衣襟也不管，只盯着水里的鱼影晃。阿公的儿子阿明，去年从城里回来了，说城里的河没有南盘江清，城里的天没有江边蓝，他在村里开了个小小

的民宿，把木楼收拾得干净，让城里来的客人住下，早上带他们看白鹭，下午去峡谷看金丝猴，傍晚坐在江边听阿公讲江的故事。

秋天的江最清，滩涂慢慢露出来，满是贝壳和鹅卵石。候鸟从北方飞来，滩涂上密密麻麻的，像撒了把芝麻。村里的人会把家里的玉米糍和谷子撒在滩边，给候鸟添点食，阿婆说：“它们飞了那么远的路，也累了，该给点吃的。”这时的金丝猴也忙，要趁着野果多，多攒点力气过冬，它们在树冠间窜得更勤了，偶尔会把吃剩的果核扔到江里，果核顺着水流漂，说不定哪年就会在江边长出棵小树苗。

冬天的南盘江静，水面偶尔结层薄冰，阳光照在冰上，亮得晃眼。金丝猴会跑到背风的崖下晒太阳，缩成一团，像个金红色的毛球；野猪躲在山洞里，不怎么出来；村里的人则生了火塘，围着烤红薯，听阿公讲以前的事——讲他年轻时救过一只受伤的金丝猴，养好了伤，猴儿走的时候，还在他家门口放了颗野果；讲江里的鱼以前多到能跳上船，讲他爹摆渡时，遇见过大鱼群，把船都顶了起来。

傍晚时分，我坐在阿公的船上往回走，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白鹭归巢了，灰鹤在滩涂深处走，峡谷里传来金丝猴的叫声，远远的，江湾村的炊烟飘起来，混着饭菜的香。阿公把竹篙横在船上，任船顺着水流漂，他摸出旱烟袋，点着了火，烟圈飘在江面上，慢慢散了。“这江啊，就像家里的老人，”阿公说，“它养着我们，也养着这些鸟、这些猴，我们守着它，它就不会亏待我们。”

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江水的清冽，也带着芦苇的香。我忽然懂了，南盘江的情缘，从来不是单向的奔赴——是江水用乳汁养育了两岸的生灵，是村民用守护留住了江的清澈，是金丝猴的跳跃、白鹭的飞翔、野猪的踱步，给江添了活力。这份情缘像江里的水，流不尽，也剪不断，缠在木楼的炊烟里，缠在摆渡船的竹篙上，缠在每一个与江相伴的日子里，成了南盘江最动人的模样。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山雨 山雨

张世杰

山雨缠绵绵绵
给山里人家带来了
太多太多的珍奇
一串串火红火红的辣椒
一畦畦嫩绿嫩绿的韭菜
一树树金灿灿的红柿子
一坡坡层林尽染的风景……
山雨缠绵绵绵
给山里人家送来了
太多太多的希冀
山雨书写着时代的凯歌
山雨绘就着新时代的蓝图
山雨缠绵绵绵间
静待故友的光临与邂逅
亲手小心翼翼
烤制一罐
喷香扑鼻的百料茶
慰藉整个春夏的辛劳
慰藉所有的天良
慰藉所有关爱我的良师益友
山雨缠绵绵绵间
静静聆听淅淅沥沥的雨声
青山托起了农人们的希望
大地孕育出崭新的未来
白云养育了九州沃土的芬芳
美酒飘香间
静静的湖泊养育出了
肥美的鱼虾大闸蟹……
红旗招展间
丰收的喜悦悄然间喜上了眉梢
红旗招展间
一幅幅壮锦熠熠生辉 呈现眼前
(作者系大理州作协会员)

蒙舍罗记银饰坊

乌兰

那天巍山的天
是银色的
云从穹顶偷偷溜下来
在罗记的银镯上绕成款款纹
鱼从清泉处一跃而出
在长命锁上来来去去
银饰坊里的夫妻
把指尖的温度
敲进银片，让笑脸
在璎花间轻轻浮动
忽然就撞见
明清景泰蓝的釉色——
蓝得像那时的天，白得像那时的云
绿得像那时的浪
正顺着银饰的纹路漫开
古今的技艺，早被匠心连在一处
当我把那副银耳环挂在耳垂
法琅的色彩便跟着晃
每走一步，都是非遗在轻轻说话
(作者系大理市作协会员)

风雨桥上

阿尼姑娘

站在岁月的河岸
小河淌水奔流入江
桂花树下，轻歌一曲
唱不尽绵绵相思之苦
愁不见赶马阿哥回返的马铃声
细数着，盼望着，攥紧着
多少月明星稀的夜晚
万家灯火阑珊，风雨桥上
执意等待阿哥的泪光
月圆了，人还没有圆
把自己拧进沸腾茶水
哀牢山秘境在召唤
白雾茫茫，茶山深深
山风暗藏着野香
水墨泼出的情歌
飘落在我心上
采茶姑娘 绣花的腰带轻飞
十指纤纤，在茶叶间飞舞
一方是山境茶山，另一方是
烟火交织彩绘的村庄
(作者系弥渡县作协会员)

秋深柿子红

张培亮

深秋的风将柿子吹得通红
一个个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
映照看恬静的乡村与广阔的田野
累累的果实书写着丰收的喜悦
柿子树下有童年的回忆
那是我们的嬉戏打闹和欢声笑语
那时我们背着书包，手牵着手
一起走过柿子树旁的那条小路
如今，又到一年深秋的时候
柿子依旧火红如初
只是很难回到童年的故乡
只能把那份美好藏在内心深处
如秋日的阳光，温暖而长久
愿我们珍惜柿子红时的美好时光
把往事深藏，把回忆延续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路过大理

何迎春

赴大理前，连日天气预报皆是雨。然而步出大理站，却是阳光倾泻，天地澄明。乘小巴至古城南门，方才下车，烈日阳光恍若被人拉了电闸，倏然暗下。凉风拂身，抬头只见一朵墨云正掩去骄阳。穿行囊循导航寻客栈，手背忽落两三雨点。愈前行，雨意愈浓，慌忙躲入某家客栈檐下。老板娘探身问：“可要住宿？”她看房片刻再出来，雨竟停了。因已订别处不可退，只得辞谢而去。

安顿完毕，迫不及待步入古城。南门外人潮涌动，青黑色城墙攀上绿蔓，飞檐叠翠的城楼悬着“文献名邦”匾额，墨绿底子浮着沧桑。门洞之上“大理”二字金光流转，据说是郭沫若手笔。墙根花坛姹紫嫣红，氤氲着浪漫气息。古城方寸之地，自南及北不过一刻路程。此城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今之所见乃一九八二年重修之貌。纵横街巷间，木楼错落，门扉洞开，贩卖着与天下古城无异的美食。正漫步时，又有雨星扑脸，未及在意，雨势忽急。慌慌地从背包抽伞，方撑开，雨却戛然而止。一仰头，撞见一片湛蓝青天。

城中有座“总统兵马元帅府”，原为清初提督衙门，后为杜文秀起义军的帅府。三进院落，石板道中高高低低，犹见尊卑旧制。庭间陈着古铜，绿草茵茵，锈迹斑斑，静诉前尘。古城的雨宛若顽童，才走数步，天色一沉，雨点又至。初时疏落，欲取不取，它偏神秘；待撑伞时，雨却顿歇。若倔强不取，它便沥沥不止。最妙是明丽阳光下忽洒雨丝，叫人疑为风携雨至，正欲躲进店铺，天又放晴。恍若云端有孩童，掬水戏人。一条水街穿城西东，白族人以磨盘叠石砌岸，流水如银，潺潺而下。远处苍山如黛，近处亭桥杨柳，十二生肖石雕憨态可掬。“红龙井”门下八角

若成

当第一缕彩烟漫过飞檐，整座古城便从青石板梦境里醒了过来。银饰相击的脆响像撒落满地的碎玉，把四方街的黄昏敲出一圈圈涟漪。而后，她便从涟漪间央浮了起来——苗家的女儿，着一身用晚霞染就的红衣。

银冠是行走的星河。十二只银钗衔着月亮的碎片，在她鬓边筑巢；垂落的流苏是雪山融化的瀑布，每一晃都溅起星星的水花。压领银牌上螭着蝴蝶妈妈的传说，随着舞步轻轻拍打绣满星辰的衣襟。

她起舞时，古巷忽然柔软了。百褶裙旋开，仿佛千亩梯田在春风里同时翻涌褶皱。绣在衣角的蜡染图腾活了过来——游龙落入水波纹，锦鸡振翅欲飞，衣摆翻覆间，竟是一部用针脚记载的迁徙史诗。

而真正的神韵，早化作她流转的气韵。她扬手，银冠上的流苏便甩出一川星河；她顿足，裙摆旋开的弧度惊起了满巷的流光。当彩烟缠上她腰间时，那些银片突然与天光共舞——有的映着清水江的波光，有的染着雷公山的霞色，贴在她后颈最温顺的那一极，反复勾勒着某个清晨，绣花针尖上跳跃的那点光芒。

围观的人群渐渐化作背景。纳西老妪的眼角叠映着东巴舞仪的回忆，举相机的游人在取景框里窥见了遗失

古井，曾是全城人汲水之处。

五华楼巍然北门，三层飞檐似雁展翅。登楼远眺，古城尽收眼底，白族村落散落郊野，灰瓦白墙，如诗如画。被这雨戏弄了半日，入夜后，索性空手漫游。灯火阑珊，人声鼎沸，帅府前正燃篝火，歌舞方兴，一场豪雨倾天而下，三小时不休，浇透满城热闹。子夜时分，商铺俱阖，沸腾古城忽然静默，沉入睡乡，直至翌日九、十点钟，方被拖着行李奔往下一站的旅人惊醒。自五华楼望洱海，宛如一方素帕铺陈在天地方寸之间。小红书与抖音里的洱海，总是迷人。

清晓赴S湾，天与海皆呈土灰色。微风拂过，柳枝轻颤，寒意中人们骑车呼啸而行，模仿短视频里的姿态，却不知自己也成了风景。花车播放云南民谣，载满欢笑的同时复穿梭。灰天灰海灰路，虽不及预期的壮丽，仍阻挡不了人们摆出各种姿态留影。或许因喜洲古镇外一池倒映莲太过明艳，灰色天幕终于睁眼，泻出湛蓝。白云跌落荷塘，人们竟忘了洱海，争相在新桥柳树下留影，唯余镇口百年黄葛树静守时光。蝴蝶泉已无蝶，唯留彩塑假蝶栖于石上树间，凭人想象昔年翩跹。

午后的洱海变幻莫测。乌云压顶时，海水墨黑；云隙漏光时，金柱洒落湖面；晴空再现时，碧水又倒映蔚蓝。云在天际，云在水中，与苍山共绘丹青。时而巨云游至头顶，赐你一片阴凉，他处却仍阳光璀璨，泼洒生辉。叫人不禁思索：是天美了海，还是海美了天？静思片刻，乃悟苍山成就洱海，洱海美丽江大理，而天光云影共徘徊，又美了洱海。坐于洱海边树影下，追随光影变幻，看自然挥毫作画。都市喧嚣远去，唯有宁静、清凉、舒心与惬意，如水弥漫。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丽江·舞月

多年的节庆基因。有个孩子伸手想接住飘来的彩烟，掌心却只留住一抹薄荷味的凉。

突然，所有乐声戛然而止。她定格在最高潮的舞姿里，银冠歪向左侧，被风吹斜的月亮。彩色烟雾正漫过她的睫毛，凝成童话里的琉璃霜。

就在这片寂静中，屋檐下的铜风铃忽然自作主张地“叮铃”一声。

于是整个古城继续起舞。青石板在跳，流水在跳，晾晒的扎染布把云朵跳成了波浪，连客栈灯笼里的烛光都跳成了融化的蜜糖。

直到铃声收走最后一缕彩烟，她卸下银冠走向巷口。有朵杜鹃花从绣片脱落，飘进溪水，将带着这片红继续旅行。

而古城慢慢坐回青石凳上，把未尽的笑意折进皱纹——今夜，每扇花窗都会梦见自己变成了银铃，在月光下反复练习，如何轻轻、轻轻地摇晃。

《舞宴拾遗》

彩烟缭绕古城醒，
银雀衔星落鬓青。
裙底梯四千浪涌，
衣边迁徙百图腾。
光转花溪纳鹤影，
袖收云海纳霞翎。
英雄曲终人已散，
一舞一步民族魂。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雨中的乡愁

李光员 李京卫

今年中秋之夜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敲打广西百色市那坡县坡荷乡合村果敢屯的窗台上，落在屋檐下。这场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真让全村人心里发慌。盼了大半年的团圆，终究是没能等来一轮明月，倒是等来一场无情的洪水，把家门口的稻田、操场，都吞进了浑黄的洪水里。

就在前些日子，果敢屯门前金灿灿的稻谷将稻田装点成一片耀眼的金色海洋，在秋日阳光下熠熠生辉，宛如大地铺就的锦绣画卷。可是，八月中秋节的下午，我刚进村时，那景象让我瞬间傻了眼。记忆里那金灿灿、颗粒饱满的稻谷田里，此刻一片汪洋大海，浑黄的泥水裹着折断的稻穗，一片狼藉，令人痛心。屯中央的球场，曾是我们中秋之夜打抽子、唱山歌的地方，如今也被洪水淹没了一大半，篮球架孤零零地耸立在水里，像一个失落的哨兵。屯里的阿爷、阿婆站在屋檐下叹气，说这雨下了三天三夜，待收割的稻子、玉米全毁了。

晚饭时刻，家里的照明灯忽明忽暗，年边的母亲在我碗里夹着菜，却没了往日的热闹。窗外的雨还在下个不住，没有月亮的中秋夜，连空气都透着凉意。我想起小时候的中秋，

家乡大榕树下摆着各家的月饼和水果，我们追着跑着，看月亮从山坳里爬出来，把银光洒在稻田上，整个村庄都亮堂堂的。可今年中秋之夜，只有雨声陪着我们，连思念都显得格外地沉重。

夜里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渐渐小了，心里却五味杂陈。受台风影响，这场洪水淹没了农田，庄稼毁于一旦。那个漫长的雨夜，我想，明天一早，全村村民肯定会扛着锄头去清理淤泥，抢修被洪水冲垮的进村道路，会互相帮衬着抢救未被洪水淹没的庄稼。我坚信，家乡就像那棵三百年大的大榕树，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总能稳稳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没有月亮的中秋，或许不圆满，但能陪在家人身边，看着亲人、父老乡亲们眼里的韧劲，我忽然明白：家的温暖，从不是靠明月照亮的，而是靠我们彼此搀扶着，在风雨里一起扛过去的勇气和能量。

我希望每一次回到家乡，所看到的是家乡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看得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愿家乡在壮美的山水间和岁月长河里，平平安安走过春夏秋冬。我愿成为一棵树，与家乡的大榕树一起，守护这片土地，守护共同的家园。
(作者系文山州作协会员)

光影长廊



山行
唐·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画里山村 汤青/摄

滇池秋韵

裴国华

在滇池的秋日里，时光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细腻而丰盈。金风轻拂着东岸的芦苇，带来一份淡雅的凉意，也唤醒了人们对丰收与静谧的深刻感知。水面如一面明亮的镜子，将天边的云影倒映得清晰透明，轻荡的云絮仿佛在水面上漂浮，随着微风的节奏缓缓舒展。那些天际的云朵，好似天书一般，拳附在际空，诉说着远古的秘密，也剪裁了秋日的寂寥，为这片土地添上一抹悠悠的诗意。

落日余晖中，一群大雁排成整齐的天书，飞翔在空旷的天幕上。它们或低飞，或升腾，高低错落，扬起阵阵秋风，把大地装点得如同画般静谧而深远。雁影远去，留下一道淡淡交错的剪影，仿佛在诉说着迁徙的故事，也在述说着生命的坚韧与轮回。在这个季节里，白鹭身披澄澈如玉的羽毛，悄然离开，似乎在为即将到来

的寒冬作最后的告别。它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水天一色的远方，但留下一抹清凉的余韵，如秋水般清澈，令人心生秋日的静谧与肃穆。

此时的滇池边，稻海已变成金色的海洋。稻穗如滚滚的金浪，在秋风中翻滚起伏，似一片金色的绸缎在天地间铺展。稻穗低垂着头，像羞涩的少女，轻轻地摇曳着，似在向世人倾诉丰收的喜悦。脚下的稻田仿佛波涛起伏，金浪一层层叠加，给予这片土地最慷慨的馈赠。沿着稻浪走去，迎面而来的，是成熟的稻穗散发出阵阵稻香，飘散在空气中，弥漫着岁月的

厚重与沉甸甸的希望。

在滇池的另一边，荷塘已开始褪去碧绿的衣裳，只剩下残碎的荷梗如瘦金书般静静地书写着秋的静美。这些枯萎的荷花，仿佛凝固了夏日的繁华，将繁盛的生命转化为一种更为深沉与雅致的意境。荷塘边，菱角掉落，残荷随风摇曳，留下一片静默的诗意。水面上，泛起点点涟漪，像是秋天的思绪在水中漫游，偶尔有几只水鸟掠过，划破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那是秋风在水中奏响的低语。

垂柳的枝条轻拂水面，随着微风摇曳着，荡起层层涟漪，如同少女轻薄的发丝。孩子们的的笑声在空中回荡，惊飞了水面上的水鸟，也让这片宁静的湖水变得更加充满生机。桥上，拨动古琴的弦线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微光，仿佛在用音乐讲述着秋天的故事。沿着曲折的桥行走，能感觉到一种古老的韵味——岁月静好，时光温柔。

水杉树披上了赭红色的外衣，宛如秋天的彩绘，为这片秋色添上一抹浓浓的韵味。野草刺入云端，长得如同绿色的火焰，怒放秋天的生命力。暮云洗涤心灵，生长，野鸭踏碎萍藻，泛起点点涟漪，仿佛在诉说着秋天水域里的繁忙与静谧。岸边，有一个钓鱼的人静静地坐着，银色的月亮悬挂在水面上，仿佛一面明亮的镜子，映照出天上的星辰，也映照出钓者那份淡然的心境。而微风中，似乎还能感觉到湖底传来的淡淡忧愁，那是秋天特有的深沉韵味。

山间烟雾缭绕，像在低语着山川的

秘密。那些青山被薄雾笼罩着，如柔纱一般遮掩着峻峭的轮廓，又如梦境般虚幻迷离。远处的白墙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微光，宛如日时光的香气，带着淡淡的怀旧气息。游人在菊花的香气中漫步，阵阵花香萦绕心头，令人心旷神怡。人们挥锄在夕阳下劳作，身影映照在湖面上，夕阳染红了整个湖水，也映红了人们的心绪。拖着长长的影子，她们在秋日的光影中，动静相宜，共同演绎出一幅朴素而温暖的画卷。

黛色的山峦被云雾轻轻笼罩，宛如一幅水墨丹青。湿地公园内，蛙声在夜幕中渐起渐落，如点点星辰般在夜空中闪烁，带来一份静谧的秋夜诗意。水光浮动，滴翠流芳，灯火点缀着湖水，宛如蓝色的琉璃珠子闪烁在夜色中。这里，只有春天的脂肪收，没有桃李的娇媚，只有雁阵书写的云字，芦花在霜中燃烧，映照出滇池的骨格与魂魄。

这片土地峻峭如锋，坚韧而深邃，如那秋日的山峦，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与沉静的美。滇池吞吐着夜空的星辰，吐出大地的河川与山峦。云月洗涤心灵，让人感受到天地的宏伟与静谧。蝉鸣伴随着苍老去的夜色，沉入梦乡的深处。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一幅静谧而华丽的秋日画卷。

这里的秋色，不是调色板上的堆砌，而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每一片稻谷、每一朵菊花、每一片枫叶、每一潭水色，都在讲述着天地的故事。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